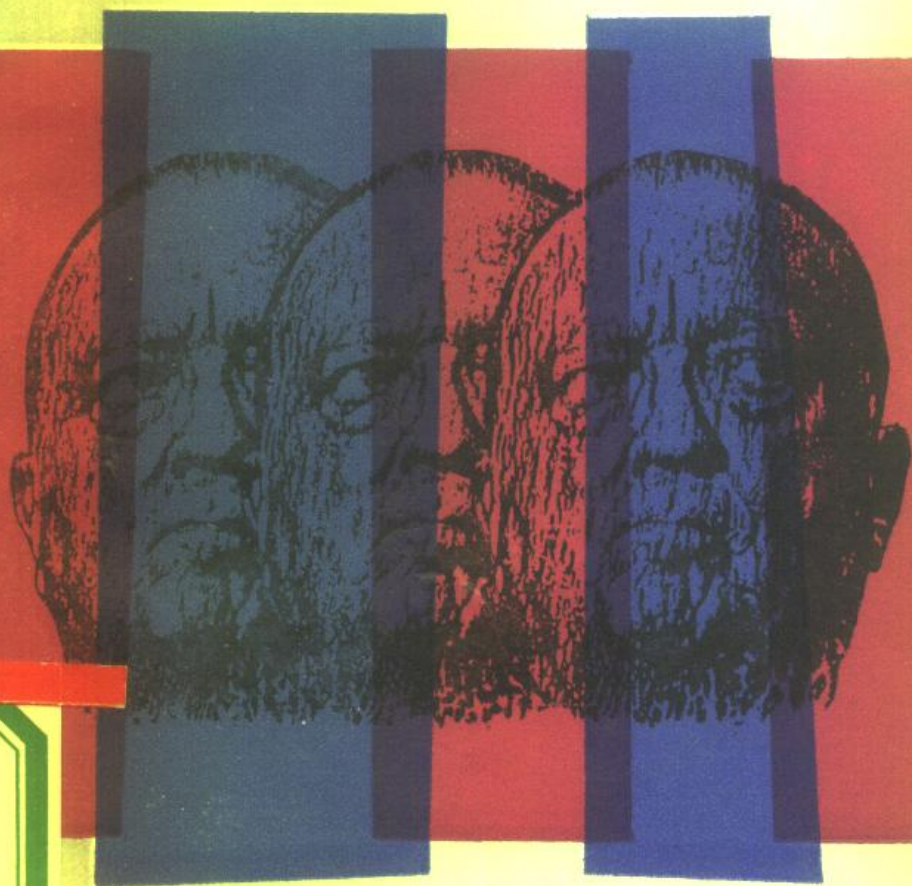


〔美〕 威廉·沙利文 著

美国联邦调查局内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William C. Sullivan
The Bureau
my Thirty Years in Hoover's FBI
Nor ton

责任编辑：李刘文 许艳丽
封面设计：孟晓柯

美国联邦调查局内幕

Měiguó Liánbāng Diàochájú Nèimù

〔美〕威廉·沙利文 著

金永健 安永玉 何亚非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14/18插页2·字数132,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刷1—8,318

统一书号：3093·354

定价：1.2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撰写的一部回忆录。书中按年代顺序真实地披露了联邦调查局的内幕，叙述了本世纪中叶美国几届总统和政界显要与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如何被害，约翰逊总统、胡佛局长与肯尼迪三兄弟的关系，肯尼迪当年怎样被贬，在苏联被俘的U₂间谍飞机驾驶员如何获释及其下场，苏联情报总局的女中校怎样在美沦为双料特务等。这些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社会都有一定的价值。

目 录

一	结束与开始	1
二	罗斯福、杜鲁门和艾克	28
三	“该死的肯尼迪们”	42
四	约翰逊的御用工具	55
五	为调查局摇旗呐喊	82
六	“马戏团”内的生活	104
七	怪人	116
八	民权与民怨	121
九	小马丁·路德·金	135
十	新左派	147
十一	谍影憧憧	165
十二	尼克松时代	208
十三	休哉冒险	215
十四	十七只窃听器	228
十五	最后一幕	235

一 结束与开始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胡佛暴跳如雷：

“自从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件。而且，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敢同我以这样的口气说话。”

“要是有人已跟你这样讲过，那么，我现在这样做就大可不必了，我早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啦。”

胡佛怒目注视着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我的那份备忘录说：“我曾为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了许多祝福和祈祷。”

这个老骗子！祝福和祈祷！那是他惯于骗人的拿手好戏。时隔数日，在回味这次会见时，我才意识到我当时应当说：“胡佛先生，让我们跪下来，就在此时此地共同祈祷吧。”

然而，我却怒斥胡佛使用恐怖手段统治调查局。多少年来，那些在为调查局忠心耿耿地服务的人们无一不是在战战兢兢中度日。我还对他说，我不想再这样担惊受怕了。我把自从当特工人员那一

天起一直想告诉他的事和盘端给了他。

我的话音刚落，胡佛已气急败坏，满面通红，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唾沫星飞溅。最后，他吼道：“一切明澈如镜，你对本局长的领导漠视不忠。”

“是的，”我回答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你不再信任本局领导。”

我又一次断然称是。“我认为倘使局长先生能自动引退，那将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

“哼，本人尚无意退休，”他也以牙还牙，眼睛仍停在我的信上，“要知道，格林参议员在参议院一直呆到了九十岁哩。”

胡佛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他的这句话刺入我的心底。最后，他终于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

“我同总检察长米切尔进行了磋商，他同意我的主意，你应当被赶出调查局。我也与尼克松总统讨论过此事，他与我持相同看法。”

我拂袖而去。

第二天早晨，我被拒之于办公室外。门锁已换，门扉上我的名牌亦不翼而飞。

在联邦调查局供职三十年后，我竟然这样地离开了。

你被录为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CAFO级，
年俸三千二百美元。

这一任命信是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签署的。我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收到。读着信文，我当时百感交集。实际上，最初是两位已先期置身于联邦调查局的大学时的同窗建议我申请加入该局的。申请书写成后却在我的办公桌里压了数周之久，在此期间我再三考虑，权衡利弊。

尽管这时距日本人轰炸珍珠港还有半年之久，然而至一九四一年年中，情况已显而易见，美国在欧洲参战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而已。我渴望加入陆军部队，而且已向陆军情报局递交了申请，要求赴国外工作。

这时我正在波士顿国内收入署混事。当我决意参加联邦调查局考试时，我的上司却直言相告，他不会轻易批准我调离该署。他最后之所以同意下达指示将我调离，是因为我去联邦调查局才放行的。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假如我去任何其他政府部门，他绝不会放我走。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些传奇故事：英勇神奇的特工人员，狡诈凶险的犯罪分子，还有那激动人心、值得我投身其中的生活。在后来的岁月里，从四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各地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各行各业的善男信女，只要一提到联邦调查局，他们的眼神就熠熠闪亮，流露出赞赏之情。从一开始，我就对联邦调查局的公众关系工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到我在该局身膺要职时，我真正认识到，埃德加·胡佛在公共关系方面

确实成绩斐然。

在我通过初试和得到离开国内收入署的调令后（这时我尚未得到陆军情报局的答复），唯一的障碍是我自己半信半疑的态度：我确实想参加联邦调查局吗？对执法问题我一无所知，甚至也无心去学。

我为之憧憬的唯一抱负是去新英格兰一所小巧玲珑的学院工作。在去国内收入署任职前，我曾在家乡马萨诸塞州博尔顿镇教英语。博尔顿是我的归宿，一个只有四百人左右的乡镇，那里有我父母耕耘半个世纪的土地，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成人的。我想在博尔顿或与其类似的小镇定居。我之所以去波士顿任职，只因为它使我有机会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学位。然而我知道，倘若我去作特工人员，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的教学生涯，联邦调查局的差事将是专职工作。

我一时思想里纷乱如麻，于是就去找促使我申请入局的一位特工人员，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最后给了他一份由我拟定的问题清单。假如联邦调查局官员读到那份充满疑惧和抨击的长达数页的清单，我绝不会被录用。但是我的朋友未向任何人泄露此事。虽然我对调查局仍信疑参半，但是他的回答却促使我去一试身手。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我便成了向司法部报到、接受特工人员训练的五十名人员之一。我知道这项工作非同寻常，并觉得我们

五十人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先是例行公事：填表，签字，巡行办公室。巡行中我注意到一些年轻妇女在阅读和剪贴报纸，这使我萌生了好奇心。我停下来问其中一个，她们这是在干什么营生。

“剪贴批评局长的文章，”她回答说。接着她告诉我，全国每一个地方办事处都从事这种剪报工作。这些文章最终需送至华盛顿胡佛那里。

当我更加仔细地观察同班同学时，我注意到，我们五十个人确有某些相同之处。尽管我们来自全国各地，背景各异，然而班上没有一个犹太人、黑人或讲西班牙语人的后裔。后来我才知晓这是胡佛的决策。

我的特工朋友曾告诫我，班里不乏一、二人充当当局里高级官员的耳目。他还授与我洞悉他们的诀窍。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寻找那些十八岁左右、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调查局作办事员，这些人易为人所用，是作这种耳目的合适人选。这些年轻人雄心勃勃，其中不少人晚上继续攻读法律或会计学位。这些人虽仅为学员，但对联邦调查局矢志不移。今天，要在已经获取大学文凭或法律学位后加入调查局的人中间找到那种盲目忠顺的人，却绝非易事。当然，也并非不可能。多年后，我得悉苏联情报部门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它只真正信任那些在莫斯科列宁学校里受过锤炼和训导的美国共产党

人。

我这样的“外来户”与他们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比一般学员年长，其中不少人在成为特工人员前担任过负责职务，并颇富经验。我们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立足于世的能力，不易被怀着强烈的权力欲的官僚们所吓倒。起初，我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对联邦调查局的方针都提出过疑问，但是我们很快了解到，这种态度肯定会导致提前退休。

为了使一个学员变得忠诚不渝，对他施加的压力是没有止境的。内奸是对言论自由的人的经常性威胁。还流传着一些可怕的故事，如有的特工人员违反联邦调查局规章，受到“因权力受到损害而开除”的处分后，再也不能在任何部门谋得职务。尽管充满恐惧和怀疑，然而班上的学习热情依然很高。

我们这批人龙腾虎跃，精明强干，夙兴夜寐，准备经受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一切考验。我们中间有人曾经当过律师、教授、政府雇员、商人、职业运动员、执法官员、工程师、保险公司核算员、记者和教师。“本班的全面质量，”一位教官说，“显示了联邦调查局招募计划的优越性。”对此，我们之中，谁能不点头称是呢？

教官们一再告诉我们，能够经受住严格筛选考核而被选为特工人员的，真是胜过百里挑一。我们是“中坚集团”，是“精萃所在”。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其

他一切联邦职员都“高出一等”，就象调查局本身比所有其他联邦机构明显地高出一等一样。四十年代后期，胡佛指令调查局向通用食品公司行政负责人、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托马斯·麦克达德提供材料，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盖世精英》。

胡佛用最美好的字眼形容他心目中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点以及这种他认为调查局“优于一切”的情绪渗透到我们的每个教官的心底。其中一位对我们班解释说，联邦调查局的格言“**我们从不结案**”，胜过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格言“**我们总会让被追捕者落网**”。要理解这句格言的奥秘实在费解，因为从不结案意味着案子永无解决之日。但是谁都不愿为此去顶撞那些认真严肃而又辛苦操劳的教官。

训练历时三个月。从上午九时直到晚上九时，每周五天。在华盛顿司法部和附近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进行。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下午另有附加课。

教官杰佩斯·罗杰斯给我的印象尤深。他的仪表和举止正如我心目中期望的那样：聪颖过人，理解力强，学识渊博。他讲课沉着、耐心，并愿意随时停下来回答问题。

然而，却难以找到熟悉国防事务的教官——对联邦调查局来说这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间谍活动，与缉捕银行抢劫犯和绑架犯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那些多

年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工人员不得不日夜精勤以掌握前所未有、复杂繁多的侦查方法，但最终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因此，殊勋应归于联邦调查局的教官们，他们为此额外花费了漫长而艰难的时日。其中两位表现得特别突出：爱德华·摩根，现在是蜚声华盛顿的律师；肯尼斯·麦克太尔，已退休。

摩根精明干练，但属温和的自由派，胡佛对他不加信任。他终究离开了调查局。胡佛把摩根的名字从调查局邮寄材料的名单上除去，而将其列入令人生畏“不与接触”的名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九七六年摩根曾受雇替现职和前任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进行辩护，司法部指控这些人触犯刑律。

麦克太尔错投门路。他本应成为一名政治学教授。同摩根一样，他博览群书，谈吐不凡。我发现他看问题惊人的客观。但是，麦克太尔终究被要求提前退休——胡佛发现他所持的观点“超乎客观”。

一天教官宣布：胡佛将莅临训话。我们很快被面授机宜，在局长面前应该如何举手投足。就在他到达前，十五名或二十名特工人员列队于大厅两侧，当胡佛走过时，他们恭敬肃立。这给予我们一种惊骇、好奇和有所期待的感觉。我们不动声响，全神贯注。他的讲话快捷、自信、简短。他讲的题目是联邦调查局遴选人员中之困难，这是各班百听不厌的主题。但是，重要的是并非他说了些什么——他的光临本身就足以折服我们，他是一位伟大而奇

特的人物。

然而，他未能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悦诚服，特别是我一个同学，一个在参加联邦调查局之前已成绩卓著的律师，他对调查局及其领导和训练计划的抨击愈来愈多。铭记关于身边有上司耳目的告诫，我小心翼翼，对他既不鼓励，也不表露我内心世界也同样存在的任何疑窦。一天午饭时，他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说，“见鬼，沙利文！我知道你对训练不无想法。哼，如果你不置一词，我可不能缄默不语。这个组织强调宣传胜过调查。我将告退从军。这样，一旦战争来临，我就可以束装就道，奔赴前方。”

我敦请他三思而后行，建议他到首次被委派去的地方至少干一两个月再说。我确信，地方分局会把重点放在执法方面，而不放在纪律或公众关系方面。但是他信心不足，数日后竟卷囊归家。

最令人激动的训练内容之一是火器射击项目。课后，一个个都称得上神枪手的教官们给我们讲述了同象巴克老娘和阿尔文·卡皮斯那种罪犯进行的血腥枪战，讲述了象心脏下部中弹后仍将对手击毙的沃尔特·沃尔什和杀死约翰·迪林杰的查尔斯·温斯特德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的英雄。帮助建立联邦调查局神话的是沃尔什和温斯特德式的英雄豪杰。我们这些四十年代的年轻之辈，从调查局的隆盛声誉中得益非浅，尽管当时我们自己对它尚毫无贡献。

三个月时光倏然而逝，我们进行了联邦刑法和调查技术等六门主课的考试。其他考试内容包括从法庭技能、实弹射击到犯罪现场搜查和向公众演讲等九门副科。没有上过盗窃课或邮检课，而当代某些国会议员就是因抨击上述两项内容而在宦途中青云直上的。

及格分数线是八十五分，但试卷上交后，我们自己就永远看不到了。是否通过考试，全然听命于调查局。我感到，联邦调查局内线的人——耳目们——总是能通过，就如对调查局持“错误态度”的学员总是落第一样。

联邦调查局对不合其意者有一整套处理办法。我曾看到胡佛派了不止一个检查小组去斥责某特工人员，因为他的一些方面得罪了局长——从言行不驯到驾驶污垢满身的汽车。胡佛一度酷爱一尘不染、锃光发亮的汽车。在毗邻墨西哥边境的某地工作时，一名同伴经常嘲笑说：“比尔^①，对调查工作如何，请勿多虑。但是，他妈的，你得保证每天上班前擦洗汽车，不然，你会倒霉的。”

考试过后，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揣测首次分配自己赴外地的使命如何。这期间我对联邦调查局和我在这一执法部门的前景瞻顾再三。在训练期间对联邦调查局的了解，并未消除我对这一机构一直

^① 比尔：威廉的爱称。

存有的疑云。这里是我的归宿吗？我致信妻子，倾诉衷肠，她回信劝我趁现在涉足未深时脱离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的排他优越感、过于强调盲从和苛刻的纪律，使我感到此非我久留存身之地。但工作可能是激动人心并真正富有意义的。我暗自思忖，任何庞大的机构都要求其雇员忠诚不渝，而严格的遴选过程和紧张的训练生活则有助于淘汰那些难以承受地方办事处工作重担的学员。训练生活和课堂上的收获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定试试看。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我首次接受任务，到威斯康星州密耳沃基地方办事处工作。我感到困惑迷惘。我从未远离博尔顿，而去一览中西部风光的良机又十分诱人。与其他同窗一样，我也盼望有机会能学以致用。怀着热情、好奇与疑虑的复杂心理，我整装出发了。天晓得我可能会醉心于这项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时值我抵达密耳沃基后两个月，我自己坐在共产党总部所在的同一幢楼的一个斗室里，带着耳机，用一般书写法记录着他们的会议情况。我们把“窃听器”嵌入共产党会议室的一个麦克风，当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

在那次会议上，共产党人刚刚获悉日军奇袭了珍珠港。我记得他们当时欣喜若狂，开始时讨论得颇为热烈，而当他们的领导人约瑟芬·诺德斯特兰

德开始字斟句酌、甚为清晰地讲话时，会场才逐渐平息下来。我把一切都记录在案。她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好时机，我们终于参战啦。日本人做了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把美国引向战争。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渗透到所有爱国组织中去。倘能如此，我们将得到过去从未得到过的敬重。让我们比最爱国的非共产党人更加热爱祖国吧。”会上，没有人对在珍珠港阵亡的众多美国人表示任何哀伤，丝毫也没有。

密尔沃基住有大量德国居民，因此分配去那里实属任重道远，是一名初出茅庐的特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我到达时，发现办事处每个人的手头都有一大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他们都在为追查同盟党党徒、纳粹间谍和共产党人忙得不亦乐乎，让一名新兵来挑重担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密尔沃基办事处的特工主任哈里·奥康纳身材修长，体魄健壮，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和行政专家。他机智聪颖，博古通今，办事处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完全听命于他。从协助工作的办事员到特工人员，都对有幸在他手下工作和学习感到快乐。后来奥康纳先生辞职去当一家公司的行政负责人，这对联邦调查局实为一大损失。然而，象奥康纳这样卓尔不群的人不少都辞职告退，这确实是调查局的一大不幸。

奥康纳的助手是调查局的一名久经锻炼的老手。一天，我经过他的办公室时，他唤我进去说：“我

个人愿意结识一些新特工人员。”他盯着我的眼睛补充道：“你是我想与之有些私交的极少数新手中的一个。”

这使我又惊又喜，特别是因为在此之前这个人从未表示过对我有兴趣。他为人拘于虚礼，甚至近乎严厉。“我们老一点的工作人员每星期六晚上有一场不公开的扑克游戏，”他接着说，“本周末也欢迎你来。不必向未被邀请者提起此事。”

尽管我受宠若惊，但我不得不婉言谢绝。我对如何玩扑克确实一窍不通。我家里没有任何人玩这种纸牌，我也从未有机会学会。他听后惊奇得目瞪口呆，最后竟摇头而去。事后，我了解到，这些难得的扑克邀请引诱过所有的新手，每次一个。接受邀请大多要输钱。若不是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的话，我也会同其他人一样上当。

战争爆发时，在美国估计有一百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他们被定为“异域敌人”。我们被告知，这些人危及美国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以当时拥有的一切手段对他们追踪寻迹，包括暗藏麦克风、窃听电话和实地监视等。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专攻这些技术，而是在工作中向富有经验的特工人员学会的。我们均认为，窃听电话和检查邮件是政府的既定政策，系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然而，如果我们预料到若干年后政客们会藉此指控我们触犯法律、从事犯罪活动，那么，我们当时是否会执行命